



被毛泽东写进诗词的革命将领



革命将领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他们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诗人和诗人政治家，其诗词免不了要描绘和赞扬革命将领，这些革命将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和鲜明缩影。 ■ 王超 据《学习时报》



毛泽东与彭德怀

A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黄公略是第一个被毛泽东写进诗词的我军将领，曾参加北伐战争，后考取黄埔军校高级班，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7月，和彭德怀等领导了平江起义，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后，黄公略率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担负起保卫和发展湘赣根据地的任务，先后担任红五军副军长、红六军军长，他领导的红六军成为赣西南红军的主力。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指示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最后“饮马长江，会师武汉”，这就是党史上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毛泽东在向长沙进军的途中，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此时毛泽东虽然忧虑，但眼前是几万红军进军的豪迈景象，“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正是因为有像黄公略这样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反动派必将被彻底消灭。黄公略此前已经领导开辟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毛泽东称“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伴随着“国际悲歌歌一曲”，毛泽东期待“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1930年7月，红六军改称为红三军，黄公略仍任军长。8月20日，黄公略率

红三军奔袭浏阳文家市，歼敌三个团和一个营。8月底9月初，率部参加攻打长沙，取得了这次作战行动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坚持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指挥红三军屡建战功。其中，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指挥红三军首战富田，歼敌一个师和一个整旅，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中称赞：“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朽木巧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飞将军”原指汉代名将李广，毛泽东借此赞美黄公略及其率领的红军行动迅速、勇猛善战。

1931年9月15日，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遭敌机扫射，黄公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黄公略的牺牲，让毛泽东无比悲痛，在主持追悼会时，毛泽东写下一副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既高度评价了黄公略光辉的一生，又激励革命将士接续奋斗。井冈山革命和中央苏区时期，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等杰出的红军将领皆不幸牺牲，这些牺牲是红军和革命的重大损失。

B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越过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家军不甘心在六盘山下被红军打败，派了三个骑兵团跟了上来。打还是不打？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0月21日，彭德怀指挥对敌军开展猛烈袭击，一举击溃了敌军三个团，这就是吴起镇战役，也叫“切尾巴”战役，既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最后一战，也是在陕北立足的奠基之战。

毛泽东为此十分激动，吟成一首六言诗后电复彭德怀，对他能征善战予以极高评价，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作战史上创造了个奇迹！“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将坚定的革命意志与革命的乐观主义紧密结合，意境高远，成为激励共产党人的典范作品。

一句“谁敢横刀立马”，一位胸怀大

略、指挥若定的彭大将军形象立于眼前，毛泽东饱含欣慰、自豪和骄傲。一句“唯我彭大将军”，足以体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赖、赞扬。彭德怀曾回忆，他看到毛泽东的诗后，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

彭德怀1928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7月领导平江起义参加红军，后任红五军军长。1930年6月任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7月曾一度攻占长沙，8月与红一军团会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他凭借着非凡的胆略和精湛的指挥艺术，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军的得力助手和重要战将。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作战中，他指挥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和胜仗。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都慷慨赴命，指挥军队英勇奋战，为党和人民立下赫赫战功，无愧于“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美誉。

C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于当晚写下悼亡诗，这也是唯一一首吊唁我军将领的诗词。“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赖、倚重和惋惜之情。

罗荣桓逝世当天，毛泽东正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他提议与会者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并这样评价罗荣桓：“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奠基人。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他成为我党最早的7个基层连队党代表之一，积极探索把“支部建在连上”，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日战争中，罗荣桓把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我党完整

的、重要的战略基地，毛泽东曾感叹说，“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是以部队规模和战斗力而著称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为促进军队政治工作正规化、现代化、制度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毛泽东在悼诗中回顾了罗荣桓在长征途中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事迹。长征途中，罗荣桓跟随干部团行动，不论环境多么艰苦，始终保持着昂扬斗志和乐观精神。解放战争时期，攻打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仗，关乎战争全局，罗荣桓作为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司令员对攻占锦州一度发生顾虑的情况下，坚持原则，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荣桓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顾全大局，在全党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黄宾虹与“黑宾虹”

20世纪的中国画坛，曾经有两位响当当的人物——“南黄北齐”。“北齐”指的是齐白石，与他齐名的“南黄”，便是山水画家大师黄宾虹。在国画大师潘天寿眼里，黄宾虹就是一个五百年一遇的名世者。黄宾虹的思考和实践，带有世纪之变的深刻印记。他一生融社会变法精神与绘画中，最终以“浑厚华滋”的绘画风格，成为享誉中外的艺术大师。

由于走在时代前列，他的画风并不为当时中国画坛所接受。一次黄宾虹参加一个画展，当地筹备组的一位负责人质疑道，黄宾虹怎么把漆黑一片的画拿出来展览？面对这种黑密厚重、浑厚华滋的风格，那个时代没能引起足够的认识。

美术史论家、画家王伯敏在给美院学生讲美术史课时，对老师黄宾虹的绘画风格阐释道：先生用墨正如清代画家石涛所言，“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黄宾虹画此类画时，每天画完以后挂起来，第二天拿下来再画，一层层地叠，一层层地涂，最终达到浑厚的效果。这就是“黑宾虹”之来历。

1932年秋，69岁的黄宾虹应友人之邀入蜀游览。在巴蜀大地的天地灵气间，他感到湿润华滋、醇厚沉郁的内心不断被开启。四川出游一年后，黄宾虹自重庆乘舟东归，途经奉节，因想一睹杜甫当年见到的“石上藤萝月”，于是停舟一宿。

晚上，他沿江漫步朝白帝城方向前进，夜游瞿塘峡。暗夜中，他取出写生本，借着夜光摸索着作画。第二天，他拿出这些画稿来看时，不禁大叫：“月移壁，实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十几年后，困居京城的他回忆这段游历时说：“我在那时懂得了‘知白守黑’的道理。”他的绘画风格由此转变为了“黑宾虹”。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黄宾虹先生是中国传统山水画这座传承不息的伟大山脉的最后一座高峰，同时他又揭开了当代山水画的序幕，是今天所有艺术家阅之不尽、探之不竭的一本大书。”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